

时光深处的曹州往事

——探访菏泽石人街



石人街石像(资料片)

周日,一种难以言喻的牵引,将我引向了菏泽老城。随着年岁渐长,对菏泽老城历史的兴趣愈发浓厚。这份心情,或许源于对故土深厚文化的眷恋与追寻——渴望在历史的脉络中,寻得一份归属感与精神寄托。

骑车穿过护城河畔喧嚣的菜市场,越过环城公园的范鑫桥,向北便踏入双井街。老城的气息瞬间包裹而来:古朴的街道,斑驳的店铺,幽深的小巷,以及巷口隐约传来的乡音。红瓦老房与爬满仙人掌的院墙,在现代楼宇的夹缝中,固执地守护着旧日轮廓。

曹州古城素有“外圆内方”的独特格局。内部为方正老城区,街道纵横如棋盘;外部为圆形护城堤,既防黄河水患,也防敌人进攻。这一格局始于明朝正统年间,历经清代修缮,至今基本保存完好。现在,外圆老护城堤建成了环堤公

园,内方老城护城河内建成了环堤公园。从卫星地图上,宛若一枚巨大的“铜钱”。

双井街比城墙外显得更为狭窄陈旧,路旁黝黑粗壮的老树,仿佛限定了街巷的格局。两侧多是上世纪或更早的建筑,偶有木门半掩,露出院内停放的崭新电动三轮车。杂毛小狗蹲守门前,警觉地注视着过往行人。

一条深巷的尽头,一对方形大门正对巷子口,门柱下部风化的红砖已经剥落很多。院内破败厂房的风格,昭示着这里曾是菏泽针织厂。自20世纪90年代破产后,此地已然出租,仅剩几辆货车暂歇。

前行便是石人街口。街名源于一尊为纪念元代抗金英雄石珪而立的石像。石珪,字国宝,兖州奉符(今山东泰安新泰)人。在金末率众起义抗金。嘉定十二年(1219年),石珪领兵

归附南宋,号“忠义军”,后驻扎涟水(今江苏涟水县)。无奈南宋朝政腐败,生怕义军势力坐大,诱杀了义军统帅季先。众义军义愤填膺,于是迎石珪为统帅,石珪率部投靠了蒙古统帅木华黎。公元1223年,成吉思汗下诏,授石珪为金紫光禄大夫、山东诸路都元帅等职。同年七月,石珪领兵破曹州(今菏泽),并移治于此。随后,金将郑德大举来攻,连战数昼夜,在内无粮草,外无援军的情况下,军队毫不动摇,与敌人血战到底。战斗中,石珪由于临阵战马仆倒而被擒,被押送到金国汴京(今河南开封),拒绝投降,终被处死。元朝一统后,官府在曹州城为石珪立庙祭祀,雕石珪像立于街头。明朝万历年间又重雕塑像,“石人街”因此得名。据附近的老年人讲,原来的这尊石人塑像头戴凤帽,身穿鱼鳞铠甲,双手按剑,站立在一米多高的石座上,威风凛凛。曹州百姓后来将其奉若“泰山石敢当”,以驱邪祈福。

石人街分东西两街,是曹州古城不可或缺的历史片段。据县志载,明永乐年间此处曾建孝子庙,后迁往他处。至清晚期,街东头建起了当时菏泽最大的基督教堂。

在石人街与双井街交会处,东街口边有棵老槐树,秋日里落叶的树干显得更加虬曲苍劲。树下,两尊硕大威武的石狮子分踞左右。不远处,高耸的十字架清晰可见。

这座隐于老街区一隅的教堂,黄屋红顶,建筑风格庄重而含蓄,融合了尖顶、圆拱等西方元素。教堂东院有一座青砖老屋,显然已被翻新过,砖木结构,青砖小青瓦,前出廊厦,窗棂棂

扉。屋前两方石碑,分刻“百年老屋志”与“基督教史志”。

石人西街与解放街、广福街是相通的,西口对着青年湖和新建的曹州古城。南华广场旧址亦在西街边。南华广场的前身是清代曹州试院(俗称考棚)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经政府清理改建为南华广场(又称南华公园),是当时菏泽城区唯一的广场,成为市民集会、休闲娱乐的场所;“文革”后,此处又改建为菏泽县文化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。据说,石人街以前还有个岳王庙,后毁于日军轰炸。

几棵颇有年份的老槐树挡住了西行的视线。初冬了,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,绿意浓浓。路边的一处破败的土坯房格外显眼,古老的青砖基础暗示其百年历史,旁边一间低矮土坯配房已经倒塌,露出了院子里的一棵大槐树。大树粗壮繁茂,枝叶几乎遮阴了整个院子。

我毕业于老城内的菏泽一中。中学时代,虽知石人街其名,却未曾深究。毕业后奔波生计,罕有闲暇回顾老城。直至环城公园、环堤公园相继建成,年过半百,我才蓦然惊觉:该好好看看我们的老城了,再不看,或许就真的消失了。

老城区与老街巷,是解码城市记忆的底片,是活着的珍贵历史记忆。唯有在保护中发展,在城市文脉永续流淌。

老胖

●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马厂村

在东明县焦园乡,西临黄河之地,有一个名为“马厂”的村庄。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曾隶属河南长垣,不仅地理位置特殊,更承载着一段融合了传说与历史的地名记忆。

关于村名“马厂”的由来,当地流传着两种主要说法。

其中一个说法与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故事相关。传说,这里是北宋名将穆桂英的养马场。然而,穆桂英本身是文学创作中的虚构人物,于史无证,因此这一传说虽充满浪漫色彩,却难以作为历史依据。

另一种说法则追溯到宋辽战争时期。称一位萧姓辽将曾在此处安营扎寨,前为兵营,后设养马场,故得名。但考诸史实,宋辽交战的主战场及最终订立“澶渊之盟”的澶州,均在黄河北岸。历史记载中,辽军并未南渡黄河至此,因此辽将在此驻扎的说法,也与史实有所出入。

那么,“马厂”之名究竟源于何时?

历史的线索可能指向了宋金交替的动荡时期。金灭辽后,于1125至1127年间两次南下围攻汴京(今开封),最终导致北宋灭亡。马厂村距开封仅百余里,在当时作为金军南下的后勤补给点,设立养马场是完全可能且合理的。由此推断,“马场”(后演变为“马厂”)之名,极有可能诞生于宋金交锋、王朝更迭的12世纪中叶,距今约900年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,村名也经历了从“马场”到“马厂”的演变,并形成了“前萧营,后马场”的格局。所谓“萧营”,据地方志记载,是明永乐年间(约1402年),萧姓居民在马厂村前建立的村落。后来两村连为一体,皆统称为“马厂”。

那么,究竟是哪些先民在这片传说中的养马之地定居,延续了村庄的烟火?

根据现存族谱与地方志的可靠记载,马厂村有史可查的最早奠基者,是于元末明初(约1368年)迁入的萧姓与黄姓家族。萧姓祖籍山西洪洞,黄姓则源自湖北江夏,经安徽凤阳辗转而来。他们的迁入时间,距今已超过650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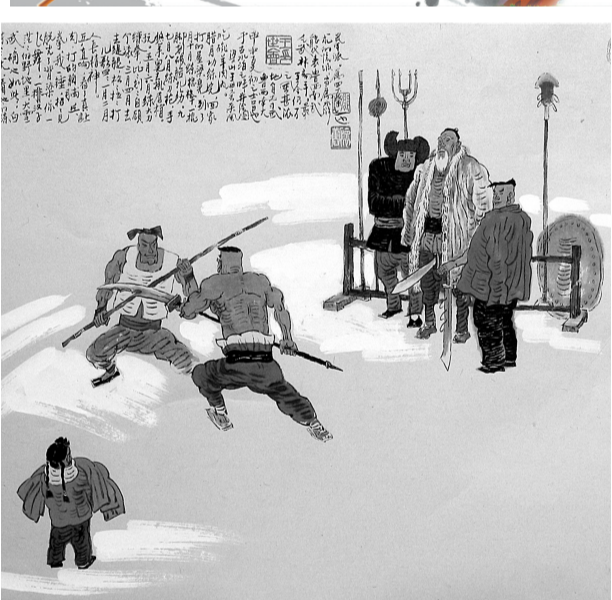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,翟、赵等姓氏亦陆续迁入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翟姓族谱明确记载其家族是在清朝嘉庆年间(约1800年)才迁入马厂,这与方志中所述明初迁入的记录存在数百年的差异。一般而言,族谱对于家族迁徙的记载更为精确,这也提醒我们,在追溯历史时需审慎对照不同文献。

如今,马厂村已是一个拥有近20个姓氏、和睦共居的大家庭。其中萧、黄、翟、赵四姓为村中主脉,共同书写着村庄的历史。

从宋金之际可能作为军马场的起源,到元末明初萧、黄等姓的实质性建村,其间虽有约240年的历史空白有待探寻,但“马厂”这个名字,本身就如同一块活化石。它铭刻了这片土地与古代军事活动可能存在的深厚渊源,静静地诉说着黄河岸边一段跨越数百年的沧桑岁月。

萧若然

雪中习武



儿歌曰:一月二月去踢腿,三三拉拉打个滚;三月四月去练拳,比比划划自顾玩;五月六月练大刀,悠悠晃晃去挑肩;七月八月练标枪,手脚划破脸扎伤;九月十月练棍棒,一棍打得屋梁晃;进了腊月功练完,回家吃碗羊肉丸。

练武之人常挂嘴边的话是:“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。”看他们练武,也确实如此——白茫茫的野地里,大雪纷飞,一排汉子赤着上身,你一拳,我一捶,招招到肉,胸脯被打得砰砰作响,场面真叫人精神一振。

对北方的一些传统武术门派而言(如大洪拳、小洪拳、佛汉拳、铁砂掌等),冬季练武具有特殊意义。寒冷天气与厚厚积雪,为习武者提供了天然的磨砺环境。雪地的湿滑与低温能增强身体的协调性与耐寒能力。同时,这种艰苦条件也能锤炼人的意志,培

养习武者坚韧不拔的品格。

黄河岸边的不少村庄都有武术班子,有的以家族为单位,由族中长辈担任教练,家族成员共同参与;有的则由村里的武术爱好者自发组织,推选一位有威望的人担任班主。这些班子规模不一,少则十余人,多则几十甚至上百人。农闲时节,他们通过习武锻炼身体,增强体质。

雪天也成为孩子们学习武术的契机。长辈们借助雪地的特殊环境,教孩子一些简单的武术动作。这种方式不仅让孩子在玩耍中接触武术,也潜移默化地传承了武术精神。

虽然时代不断变迁,但雪中习武的民俗文化仍在以各种形式延续。它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生命力,也让人感受到那种不屈不挠、勇于担当的精神力量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东舜河畔盐香远

——从“刮盐土”到“种良田”的卯庄时代印记

在单县,一条原名“大沙河”的东舜河蜿蜒流淌,从今日南城街道卯庄村的东侧静静流过。

这条黄河冲积而成的支流,造就了广阔的河漫滩,也曾留下大片的盐碱地。“庄东大沙河,庄南老碱窝”“卯庄真是苦,大人小孩刮盐土”——这些顺口溜,道尽了当地人昔日的艰辛,也催生了卯庄独特的淋盐技艺。

贫瘠的盐碱地,反而为淋盐提供了条件,卯庄盐场便坐落于此。过去,村里几乎家家都有“盐淋子”,其制作工序十分考究。村民先从地里铲下约1厘米厚的盐土,搂成堆后用独轮车(当地百姓称为“小土牛车”)运至盐场。随后,用铁锨堆起2米至4米、宽约1米、高半米的土堆,这便是“盐淋子”。淋子底部以胶泥铺衬,并留有高低差,在最低处埋入小土缸,再于离坑底20厘米处架起檩子,铺秫秸、盖芦席。最后,将盐土铺平踩实,挑来井水缓缓浸润。

次日清晨,村民便带着水桶、瓢与鸡蛋来到盐场。他们将鸡蛋放入缸内盐水中,若鸡蛋能漂浮起来,即表明盐度达标。随后,人们将盐土舀出,挑至15平方米的晒池中。晒池底部铺着胶泥与碎瓦,缝隙以石灰填灌。盐土曝晒一日,待到下午,便能结晶成盐。当时,冯家淋制的小盐微黄泛白、不苦不涩,被公认为上品。

如今,东舜河依旧静静流淌,曾经的盐碱地已化为沃野平畴。淋盐技艺虽已走进历史,但它所承载的民间智慧与坚韧奋斗的精神,连同那段与盐共生的岁月,已成为卯庄文化中珍贵的一笔,无声见证着这片土地从“刮盐土”到“种良田”的时代巨变。

文/图 通讯员 刘波



①保存的淋盐实盐工具
②昔日盐碱地(资料片)
③昔日的盐碱地今朝变成生态公园
④卯庄回迁新居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胡二马约」

在生活中,你或许遇到过这样一种人:当你交办或委托他一件事,他总是办得拖泥带水,难以保质保量完成,到最后甚至需要你亲自重新处理、收拾残局。更令人无奈的是,这种人既从不事件中吸取教训,也不思改进,依旧我行我素。他们不仅对待他人事务如此,自己的生活也过得糊里糊涂——缺乏明确规划,不愿自我提升,一旦出现不良后果,还习惯抱怨社会与他人。在鲁西南地区,人们评价这样的人,常用一句方言:“干啥都是胡二马约。”

“胡二马约”,通俗来讲,指的是一种生活与工作态度,是没立场、不认真、糊里糊涂、马马虎虎的综合体现。这个词的使用场景十分生活化:比如,有人平时不认真学习,考试时题目都不会,考后被人问起,只能回答:“胡二马约地写上了。”又比如,某女性因一时冲动嫁人,婚后才发现男方个人和家庭条件都与自己期望相去甚远,感情也平淡,却因世俗观念难以离婚。当被人问起夫妻关系,她只能无奈叹息:“唉,胡二马约地过呗!”

虽然“胡二马约”作为形容词在日常中使用频率不算高,但其背后却有一个在鲁西南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。

相传古时候,成武县有两个人,一个叫胡二,一个叫马约,他们是好朋友。胡二家境贫寒,马约较为富裕。两人从小一起长大,感情甚好,马约常接济胡二,胡二也常去马约家帮忙干农活作为回报。一次,胡二又去马约家帮忙,恰逢马约外出,只有马约的妻子在家。她见胡二来了,便去厨房做饭招待。胡二看见桌上放着一支金簪,十分喜欢,就偷偷藏入怀中。离开后,马约妻子发现丈夫送她的定情金簪不见了,便去质问胡二。胡二拒不承认,她越想越气,最终上吊自尽。马约回家见妻子无缘无故自尽,心生疑窦,后来发现胡二的妻子竟戴着自己妻子的金簪,于是找胡二对质。胡二无法抵赖,只得说出实情。马约气愤不已,要求胡二赔他一个妻子。胡二无力出资,只好将自己的妻子抵给马约为妻。最后,胡二因贫穷难以维生,马约见他可怜,又收留他做了长工。

这个故事曾被收录于《成武县民间故事卷》,不仅在鲁西南流传,在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等地也有类似版本,流传甚广。虽然情节大同小异,主角始终是胡二和马约,个别地区两人的身份、姓名略有差异,但作为方言词汇,其核心含义一致,都指办事没立场、不认真、糊里糊涂、马马虎虎。

有意思的是,这个民间故事还被多地艺术团改编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戏曲。例如,菏泽市定陶区曾演出地方戏“两夹弦”《胡尔与马约》。不过,戏曲内容与结尾有所不同,胡尔与马约因坚守信义,最终被封为“贤人”。这或许是方言土语中,极少数被还原并改编为文艺形式的案例。

“胡二马约”虽为方言,却在描绘某些人的生活状态时格外精准。它像一面映照人生的镜子,提醒我们:无论为人还是处世,都应少一些马虎将就,多一份认真笃定。唯有如此,才不至于重演“胡二马约”的遗憾。

张长国